

# ON THE ROAD WITH JIM ROGERS INVESTMENT BIKER

## 罗杰斯环球投资旅行

〔美〕吉姆·罗杰斯著 刘昕 胡凝 李绮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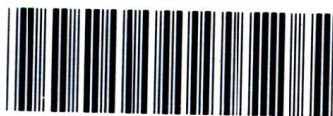


江苏人民出版社

# ON THE ROAD WITH JIM ROGERS INVESTMENT BIKER

## 罗杰斯环球投资旅行

(美) 吉姆·罗杰斯著 刘昕 胡凝 李绮译



00929873

库克群岛

美属萨摩亚

社会群岛 (法)

纽埃 (新)

法属波利尼西亚

阿莫士群岛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书号: F837.1248  
L76

4

江苏人民出版社

On the Road With Jim Rogers

Investment Biker

©1994 Jim Rogers

©1998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江苏人民出版社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书 名 罗杰斯环球投资旅行  
著 者 [美]吉姆·罗杰斯  
译 者 刘 昕 胡 凝 李 绮  
责任编辑 曹富林 谢 红 (025—6639664)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75 插页 4  
印 数 1—10170 册  
字 数 362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154—4/F·513  
定 价 23.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I would like to thank Donald Porter,  
without whose insight and editorial guidance  
this book could not have been written.

Thanks also to Marshall Loeb  
at *Fortune*.

在此谨向唐纳德·波特深致谢意，  
没有他的深刻见解和编辑指导，  
这本书就不会问世。  
同时感谢马歇尔·洛伯。

*For those of you  
consumed by the passion  
to see it all and  
fathom the world  
as it really is .  
And for C. Rider ,  
of course .*

此书献给那些渴望了解一切，  
渴望洞察世界之真面目的人们。  
当然也献给 C. 骑手们。

# 目 录

## 第一部 从当昆到东京

1. 飞往俄罗斯 3
2. 纽约 11
3. 横穿欧洲 18
4. 林茨 29
5. 中欧 34
6. 前往伊斯坦布尔 42
7. 古老的土耳其 50
8. 中国 69
9. 西安 84
10. 从西安到北京 98

## 第二部 从东京到当昆

11. 第一世界的第一流 115
12. 在世界的边缘 131
13. 穿越塔嘎旷野 143
14. 西伯利亚 160
15. 乌兰—乌德、津巴布韦和勘斯克 178
16. 新西伯利亚和西方 190
17. 莫斯科 202
18. 前往爱尔兰 214

## 第三部 从当昆到好望角

19. 非洲：撒哈拉沙漠 229
20. 撒哈拉周边的非洲 251
21. 顺流而下——一条慵懒的河流 267
22. 战无不胜的战士的故乡 279
23. 逃亡 302
24. 赞比亚和天津巴布韦 317
25. 博茨瓦纳 330
26. 南非 341

## 第四部 绕过合恩角

27. 横越澳洲大陆 361
28. 世界的最极端 380

## 目 录

---

- 29. 布宜诺斯艾利斯 392
- 30. 智利和复活节岛 411
- 31. 在光辉道路上 430
- 32. 沿着达尔文的足迹 451
- 33. 达连断层之路段 460
- 34. 通往里奥格兰德的运河 466
- 35. 归家,再次启程 4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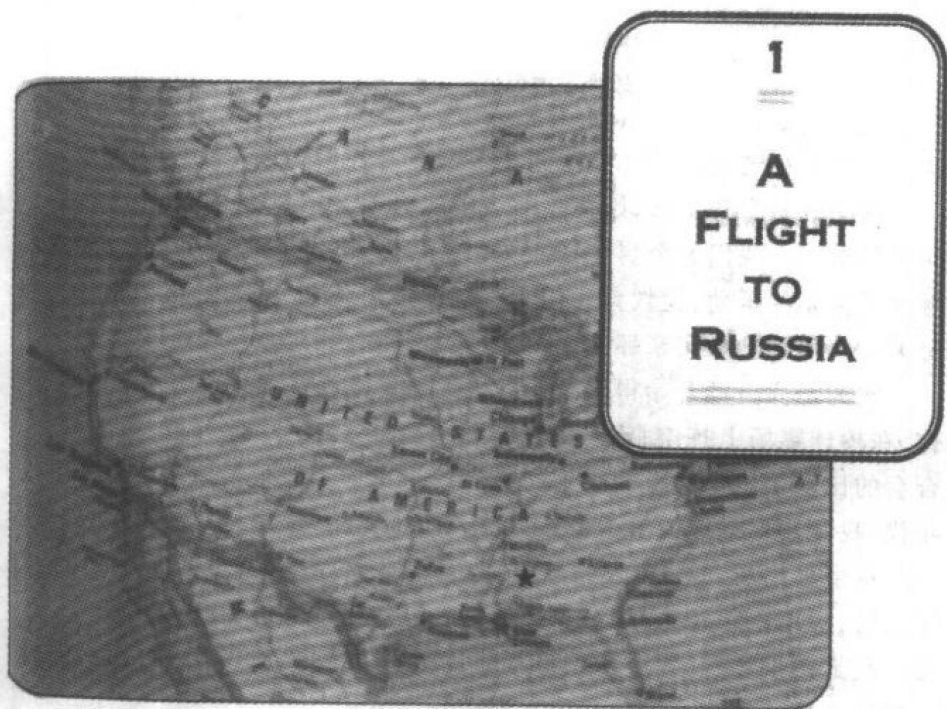
## 后记












## 1. 飞往俄罗斯

### *A FLIGHT TO RUSSIA*

 出生于 1942 年，是五个兄弟中的老大。我的父母于 30 年代在俄克拉荷马大学相识，当时他们两个都是学院荣誉学会的会员。二战期间，我父亲在德国任炮兵军官。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亚拉巴马州的德摩保利斯，经营他兄弟开的一家工厂，而从 19 世纪初以来，我们家族成员

就一直生活在这儿。

我妈妈是个独生女，她生了那么多的男孩子，很快就感到应接不暇了。我们五个男孩子很好斗，整天闹个不停。我们继承了父亲的干劲，他教育我们不管想要做出什么，都要付出努力去实现它。从父亲那儿，我们学会了拼命工作。

我的经商生涯开始得很早。5岁那年我得到了第一个工作，在棒球赛场上拣空瓶。1948年，我获得了在少年棒球联合会的比赛中出售饮料和花生的特许权。在那个钱很值钱的年代，我父亲郑重地借给了他6岁的儿子100美元，用来购置一台花生烘烤机，这笔贷款是我步入生意场的启动资金。5年之后，我用所得的利润还清了贷款，并在银行存了100美元。我觉得很富有（我至今还留着那台花生烘烤机，说不定哪一天这么棒的赚钱机器会派得上用场）。

罗杰斯父子投资队伍就用这100美元迅速地采取了行动。我们到乡下去做投机冒险生意，把这些钱全买了价格正日益飞涨的牛犊。我们出钱让农民来饲养这些牛犊，希望到次年出售时能卖个大价钱。我们掏钱的时候毫不知晓价钱已涨到了顶点。实际上，一直到20年后，我读到第一本商品曲线图本时才明白当时是怎么回事。我父亲和我被卷入了朝鲜战争引发的商品涨价的狂潮中。我们在牛犊上的投资被战后价格的回落吞噬得一干二净。

我是在镇上那所封闭隔绝的小学校里读的高中，成绩很不错，是班里的尖子。后来我获得了去读耶鲁大学的奖学金，这使我受宠若惊，但同时我也担心，我怎么能竞争得过那些西北预备学校的高材生呢？

我去上耶鲁的时候，父母没能送我去纽黑文。那儿离家

太远了。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所有学生都给家里打电话。我拿起电话对接线员说我想给亚拉巴马的德摩保利斯挂电话。她说：“好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说：“5。”

她说：“5 多少？”

“就是 5。”

她说：“你是说 555-5555？”

“不是，”我礼貌地答道，“就是 5。”

她说：“小伙子，你是在读大学吗？”

“是的，夫人。”

她火了：“我可不想听你胡扯，大学生！”

我再三解释自己并没有不敬的意思，最后总算说服了她一试。在当时，接这样一个长途要由康涅狄格的接线员先接通亚特兰大的接线员，再由她接通伯明翰的接线员，最后才能接通德摩保利斯的接线员。

康涅狄格的接线员先讲话：“我这儿有一个男孩说他想接通他在亚拉巴马州德摩保利斯的家里的电话，号码是 5。”

德摩保利斯的接线员气都没喘一下就说：“喔，他们现在不在家。他们去教堂了。”这令纽黑文的接线员惊得一时无言，目瞪口呆。

光阴似箭，大学生活一晃而过。我曾考虑过去去医学院、法学院和经济学院。我热爱学习，过去一直都是这样，自然也想继续我的学业。1964 年夏，一个偶然的机，我去多米尼克公司工作，就是在那儿，我爱上了华尔街。我一向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时事，我也很吃惊地看到，在这条街上，有人会因为我估算出智利爆发的革命会使铜价上涨而付给我钱。我很

穷,急需钱用,而华尔街显然是座金山。

在耶鲁,我是赛艇队的舵手。就在四年学业快完成的时候,我很幸运地取得了去牛津大学学习的奖学金,在那儿我上的是巴利奥学院,学习政治、哲学和经济学。我成为从亚拉巴马的德摩保利斯出来的第一位曾在泰晤士河上参加过牛津—剑桥赛艇比赛的舵手。

我在把我的奖学金上交给巴利奥的财务主管之前,运用夏天在华尔街的工作中学习到的一些东西,用这笔钱炒了一回股。

从牛津毕业之后我在军队待了一两年,在此期间我用指挥官的钱购买了股票。由于赶上了牛市,回报相当可观。我回到纽约,来到华尔街工作。

我最终成为一家有限合伙公司的海外投机投资集团的初级合伙人,这是一家专为购买和出售一些即将到期的证券、货物、货币及存在于世界上任何一地的公债的海外投资者管理基金的机构。我不停地埋头工作,使自己尽可能多地掌握世界范围内的资金、货物、原材料和信息的流通。1968年,我揣着600美元初入这个市场,到1980年我退出时已拥有几百万。不过,我为此也付出了代价。我经历了两次短暂的婚姻,她们无法理解我拼命工作的热情,这是我和我的兄弟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当我可以把一笔钱投入市场运转的时候,我是看不到家中对新沙发的需要的。我至今坚信,一个年轻人节省下的每一块钱,投资有方的话,将会在日后回报给他20块钱。

1980年,我37岁,决定退出股市,我想在这个成熟的年龄去尝试另一种事业,同时也为了得到一些思考的时间。在华尔街工作时,我太投入,没有时间进行自我反省。另外,我

还有一个梦想。除了想在另一个领域中求发展,我还想骑着心爱的摩托周游全世界。

自从意识到亚拉巴马的德摩保利斯并非西方世界的中心那一天起,我就一直梦想着去看世界。我长久以来对历险的渴望也许源自同一种情结。不过我将这次旅行不仅仅视作是一次历险,也作为一种继续始终贯穿于我生活中的所受教育的方式——真实地了解这个世界,看清它的真面目。我要站在它的地面上去看,去真实地了解踏在我脚下的这个星球。

要做大的旅行,想用3个月的时间横穿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最好的方式是骑摩托车。你可以边骑边看风景,呼吸乡村的气息,而坐在汽车的铁壳子里是无法享受到这些的。你好像就在自然界里,与那风景融为一体。你可以触摸它,感觉它,去看,去听,去品尝,去呼吸。你是放松的、自由的。对大多数旅游者来说,旅途是达到目的地的中介。而当你骑车旅行时,旅途本身就是目的。你骑车走过从未到过的那些地方,经历这一切,遇见新的人,作一次历险,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

我想经历一次长长的旅行,长到可以把我的过去远远地抛在脑后。我仍订阅《华尔街日报》和《财经时报》,但我想将自己从投资生意中彻底脱离出来。我想换个活法儿,想寻求一个人生的分水岭,给我今后的生活划出一个崭新的界定,我不知道旅行回来会做什么,但我想做些不一样的事。我寻思着一次65000英里的环球旅行该是足以算作一个人生的分水岭了。

在1980年要想环绕地球还是很困难的——你不是哪儿都去得了的。有25~30处地方燃烧着战火,有些国家的某些

地区还没有对外国人开放。假如我打算环球旅行的话,那就会像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那样:要么过火,要么干脆不做。我的梦想是将足迹踏遍六个大陆——从西到东穿过中国,从东到西穿过西伯利亚,从非洲的北端到好望角,穿过澳大利亚的大片沙漠,再从阿根廷的最南端向北直到阿拉斯加。

我曾于1984年和1986年两次前往中国,为这次跨国旅行接近官方。我甚至租了一辆摩托车,一辆排气量为250cc的小本田,还骑着它绕了福建省一圈,看看能学到些什么。福建并不太大,可能跟路易斯安那州差不多,但她那2600万人口却几乎相当于路易斯安那州的7倍。我骑车间或着坐飞机去了几个省会,用那辆摩托跑了2000英里算是探探路。然后,在1988年,我终于骑着自己的摩托穿越了整个中国。

俄罗斯是环球旅行的一大障碍。我给俄罗斯方面写了信,并让别人给我写了介绍信证明信什么的。但全都石沉大海。我打算去一趟苏联国际旅行社,他们的社长伊万·卡列宁告诉我说连想都不用想。他总说,除了狗熊和老虎、丛林和森林,西伯利亚什么也没有。没有人去那儿,没有人想去那儿。

令我大为惊讶的是,我遇见的俄罗斯人没有一个去过西伯利亚,也不知道有谁去过。苏联的公民似乎对于那块相当于19世纪美国西部的地方一点概念都没有,就像现在多数纽约人也都不知道阿拉斯加是什么样一样。这些俄罗斯人告诉我要么坐火车——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要么坐飞机,只有傻瓜或疯子会驾车去。

我通过耍花招,好不容易才经人介绍见到了俄罗斯驻华盛顿的大使,但就连他也帮不上忙。我慢慢开始认识到这一点。驾车穿越西伯利亚不像穿越美国,是一段接一段单调的



高速公路,西伯利亚完全不同。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那儿没有什么路。但是若不穿越西伯利亚就无法环球旅行,如果我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得找出一条路来。从地图上看,西伯利亚宽7000英里,差不多是美国宽度的2倍。大家都知道,那儿只有不到2000万人口,跟纽约州差不多,但确切的数字却无人知晓。我想那儿不会比加拿大北部和阿拉斯加更荒凉,而那些地方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

万般无奈之际,我把中国之行的录像带拿到苏联国旅,希望他们的社长伊万看后会感到我是认真的。他接过去的时候露出了不耐烦的笑容,不过他还是看了。我第二次去时,他说:“有一个组织你可以写信试试。”他不知道这个组织的英文名字,不过在他的工作手册中可以查到。结果他还是翻译不出,于是索性用俄语写下了它的名称、地址和其他情况。看起来,这像是一个隐秘的、仅在内行的小范围中知晓的组织,叫苏运盟。我把这张纸拿回家,复印了一下,把它贴到信封上,里边是我用英文写的信,讲了一下我想骑摩托车从大西洋到莫斯科再到波兰的计划。我说我愿意接收这个组织向我提出的一切条件——沿途他们让我住在哪儿我就住在哪儿,如果需要派人随行我都接受,士兵也行——我不介意。我必须要去。每当我转动地球仪,俄罗斯的大片领土就凸现在我的眼前。假如我不穿越俄罗斯,就无法说服自己真的完成了环球旅行;而假如不去环球旅行,那么就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旅行。但对这封信,我并没抱多大希望。这几年来,我已发出不下20封这样的信了。

几个月之后——我已经把发过这封信的事忘了——我收到了回信。信上说:“亲爱的罗杰斯先生:是的,您可以驾车穿